

控，赴告，奔告。馬瑞辰通釋：「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『控，赴也』是也。赴、訏古通用。說文有赴無訏。既夕注：『赴，走告也。』控于大邦卽謂走告于大邦耳。襄八年左傳云：『無所控告。』今世興訏者猶稱控告。控告卽赴告也。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：『邊疆有戎寇之事，赴告大國。』義本韓詩。」

大邦，大國，指齊國。

因，親、依靠。論語學而：「因不失其親。」劉寶楠論語正義：「詩皇矣『因心則友』，傳：『因，親也。』」

極，至，帶兵到他國救難稱爲「至」。陳奂傳疏：「至者，當讀如『申包胥以秦師至』。」

讀讀之部——麥（明逼反，人聲）極、子、尤（音怡）、思、之。

大夫君子，無我有尤。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

無，同母。有，同又。無我有尤，不要再反對我了。

百爾，卽爾百。爾百所思，指你們衆多的主意。之，往、方向。這裏指「控于大邦」的方向。一

說訓之爲「思」，亦通。

韻讀：之部——子、尤（音怡）、思、之。

## 衛 風

### 淇 奥

這是贊美衛國一位有才華的君子的詩。古書上都說贊美的是衛武公。左傳昭公二年「北宮文子賦淇奧」，杜預注：「淇奧，詩衛風，美武公也。」三國魏徐幹中論虛道篇：「昔衛武公年過九十，猶夙夜不忘，思聞訓道。命其羣臣曰：『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朝夕交戒。』又作抑詩以自儆也。」衛人誦其德，爲賦淇奧。毛序：「淇奧，美武公之德也。」根據這些記載，說淇奧是贊美武公的詩，大致是可信的。

衛武公弑兄自立，在奪取政權的鬪爭中，是一個殘酷的野心家。但他上臺之後，史記說他「修康叔之政，百姓和集。」大戎殺周幽王，武公將兵往，佐周平戎甚有功。」可見在政治上還是頗有作爲的。他又善寫詩，大雅抑和小雅賓之初筵據說出自他的手筆，詩中稱贊他是「有匪君子」亦非虛譽。衛風中許多詩對昏庸淫佚的衛宣公痛加斥罵或譏刺，但淇奧對衛武公却衷心贊美，一褒一貶，可以看出這兩位君主在人們心目中的不同地位。

此詩與甘棠、君子偕老，都是描寫人物的作品，所不同者，甘棠純爲虛寫，君子偕老多是實摹，此詩則虛實相間，富於變化。首章「如切如磋」二句，虛狀治學之勤；次章「充耳琇瑩」二句，實寫服飾之盛；末章「如金如錫」二句，又虛擬德器之成。前二章「瑟、佩、赫、咺」，實贊儀容之美；「不可諼兮」，虛寫人品之高。末章「寃兮縕兮」二句爲儀容妙旨，是實寫其形狀；「善戲謔兮」二句爲言語妙旨，是虛寫，雖不道其言語若何，但有一往摹神之妙。

瞻彼淇奥，綠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僂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

終不可諉兮！

瞻，看。淇，淇水。奧，齊、魯詩作隩。齊詩又作澳。奧是隩或澳的假借字。爾雅釋丘：隩，隈限。隈卽水岸深曲之處。

綠竹，毛傳：「綠，王芻也。竹，萹竹也。」是二種草名。魯詩綠作菉，韓詩竹作薄，均用本字。朱熹詩集傳：「綠，色也。淇上多竹，漢世猶然，所謂淇園之竹是也。」他將綠竹釋爲綠色的竹子。但酈道元水經淇水注說：「今通望淇川，無復此物，唯王芻編草，不異毛與。」酈氏得之目驗，似較可信，然畢竟去古已遠，不能確定何說爲是。錢鍾書管锥編：「竊謂詩文風景物色，有得之當時目驗者，有出於一時興到者。出於興到，固屬憑空繩璧，未宜緣木求魚；得之目驗，或因世變事遷，亦不可守株待兔。」錢氏之說，實爲通論。「綠竹」二句，係詩人觸景起興，讀者體會其藝術的意味即可；究竟是竹是草，並沒有強求的必要。

猗猗，美盛貌。陳奂傳疏：「詩以綠竹之美盛，喻武公之質美德盛。」

匪，魯、齊詩作斐，匪是斐的假借字。禮記、爾雅引詩均作斐。毛傳：「匪，文章貌。」即指有文彩，有才華。有匪，等於匪匪。韓詩作郊，廣韻：「郊，好貌。」也是形容人的風彩，字異義同。君子，朱熹詩集傳：「指武公也。」

切、磋、琢、磨，陳奂傳疏：「皆治器之名。」爾雅釋器：「骨謂之切，象（象牙）謂之磋，玉謂之琢，石謂之磨。」這裏用來比喻他研究學問和陶冶品行的精益求精。按這種以多種事物作比的明喻，後人

稱之爲「博喻」。博喻是詩人遇到不易使人理解的事物，或者需要強調的某一種事物，因而用多種的喻體來形容、說明本體。使抽象的概念具體化，透露了詩人愛憎的情緒。

瑟，瑟的假借字，矜持莊嚴貌。毛傳：「瑟，矜莊貌。」王先謙集疏：「瑟，謂德容之鎮密莊嚴，秩然不亂。」惆（xiāo 現），威武貌。說文：「惆，武貌。」

赫，光明貌。漢書韋賢傳注：「赫，明貌。」咺（xuān 宣），魯詩作烜，齊詩作喧，韓詩作宣，又作愬。按宣是正字，其餘都是假借字。韓詩：「宣，宣顯也。」說文：「愬，寬閒心腹貌。」都是形容人心胸的坦白寬廣。

終，最終、永遠。按終字在這裏訓「最終」，與「終風且暴」、「終寢且貧」等句中的「終」訓「既」，同樣是時間副詞，但含義不同。諉（xuān 宣），齊詩作誼，諉、誼都是憇的假借字，忘記。馬瑞辰通釋：「說文：『憇，令人忘憂之草也。』或从煖作瘼，或从宣作萱，引詩『安得憇草』。今毛詩作諉草，諉卽憇及瘼、萱之假借。是知凡詩作諉訓『忘』者，皆當爲憇及瘼、萱之假借。若諉之本義，自爲『詐』耳。」

韻讀：歌部——猗（音阿）、磋、磨。元部——惆、咺、諉。歌部——终不可諉兮。瞻彼淇奧，綠竹青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，會弁如星。瑟兮惆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諉兮。

青青（jīng 精），一作菁菁，唐風杕杜釋文：「青，本或作菁。」葉盛貌。

充耳，亦名瑱，古代飾物，一種垂在冠冕兩側以塞耳的玉。見君子偕老注。琇（xù秀），寶石。三家詩作琇，琇是琇的假借字，說文：「琇，石之次玉者。詩曰：充耳琇瑩。」瑩，玉色晶瑩。說文：「瑩，玉色。」

會（kuài快），魯詩作冠，韓詩作韘。皮帽兩縫相合處。弁（biǎn便），皮帽。陳奂傳疏：「弁爲

皮弁，皮，白鹿皮也。」是當時貴族戴的帽，用它攏住頭髮。如星，指皮與皮之間的帽縫處的玉石飾物像星星一樣閃爍。鄭箋：「會，謂弁之縫中，飾之以玉，爍爍而處，狀似星也。」

韻讀：耕部——青、瑩、星。元部——惄、咺、諺。

瞻彼淇奧，綠竹如簣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。寬兮綽兮，猗重較兮。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。

簣，音義同「積」，積的假借字。毛傳：「簣，積也。」王先謙集疏：「韓說曰：『簣，積也。』陳喬樅云：『毛、韓並訓簣爲積，是以簣爲積之假借。西京賦芳草如積，正用斯語。』」朱熹詩集傳訓簣爲棧」，棧是用竹木編成的器具，他說：「竹之密比似之，則盛之至也。」亦通。

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，孔疏：「武公器德已百煉成精如金錫；道業既就，琢磨如圭璧。」按這兩句也是博喻。

寬，寬宏而能容人。綽，韓詩亦作焯，云：「柔貌也。」王先謙集疏：「韓訓綽爲柔，寬綽猶禮中庸

云『寬柔』矣。韓訓貌，不訓性情，得之。」  
猗，三家詩作倚，荀子非相篇、文選西京賦注、禮記曲禮疏、論語鄉黨疏並引作「倚」，猗是倚的假借字。倚，依靠。經典釋文：「猗，於綺反，依也。」重較，古代卿士所乘車，車箱前設一橫木謂之軾，車箱兩旁各設一木謂之轎，轎上各有鈎形彎曲向外反出謂之較，其形如耳，故名爲「重耳」，亦名「重較」。馬瑞辰通釋：「蓋車轎上之木爲較，較上更飾以曲鉤，若重起者然，是爲重較。」胡承珙毛詩後箋：「較在兩旁可倚。人直立稍後，一手可以憑較；俛躬向前，兩手可以憑式。」三家詩較作較，較是較的古字。按這兩句贊美衛武公寬柔溫和的風姿。

戲謔，戲言，開玩笑。說文：「謔，戲也。」

虐，過份。馬瑞辰通釋：「虐之言劇，謂甚也。」按這兩句是詩人贊美衛武公爲人幽默，但又不過份，不刻薄傷人。

韻讀：支部——簣、錫、璧。宵部——綽、較、謔、虐。

## 考 榮

這是一首抒寫隱居生活的詩。毛序：「考榮，刺莊公也。不能繼先公之業，使賢者退而窮處。」「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」是傅會之說，沒有什麼根據；但是「使賢者退而窮處」倒是符合詩中的情調。在詩經時代，除了勞動人民在壓迫奴役下呻吟之外，貴族的沒落、官僚的失意也在處可見。北門詩人所